

野火春風斗古城

李 英 儒



野火春风斗古城

李英儒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插图：裘沙

野火春风斗古城

书号 1226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336,000 开本850×1156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5 插页18

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2版

1963年6月上海第1次印刷

上海印数86,001—154,000册 定价(3)1.50元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序

抗日戰爭時期，被黨派往敵占區作地下工作的同志，都抱着光榮感與責任感來接受黨的委托。打入內綫之前，懷有“肩担真理、懷抱革命”的凌云壯志。到敵占區後，抱着“雖處敵特監視下，更在群眾保衛中”的開朗態度。生活作風上具有“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”的高尚情操。跟敵人作鬥爭的時候，充滿了“手中無寸鐵，腹內有雄兵”的英雄氣概。而且，為了黨的事業，為了革命的勝利，他們毫不計較個人得失，隨時準備付出自己的一切。對於這些忠心耿耿埋頭為黨工作、創造了豐功偉績、留下了可歌可泣事迹的同志們，任你有多好的歌喉、多飽的筆墨也是唱不盡寫不完的。

《野火春風鬥古城》這本小說，就是從上述諸英雄人物的生活和鬥爭中，東鱗西爪地選取了一些零星片斷寫成的。拿它與實際生活比較起來，猶如從波濤萬頃的海洋里汲了一瓢水，從浩瀚無邊的原野里抓了一把土。按說文藝作品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集中，更典型也更理想；但是拿我這本小說與實際生活作一比較，則前者趕不上後者的萬一。想到這一點，我心里頗感不安。是不是本人沒有一點實際鬥爭生活？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，我曾有些對敵偽鬥爭的經歷；從內綫轉到外綫，

圍繞城市和交通要道，我也搞了幾年工作。那麼，為什麼小說寫的质量不高呢？我覺得是受了藝術修養的限制，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水平不高。政治水平、鬥爭實踐、藝術修養對創作這一行是缺一不可的。

這本小說動筆之前，在主題思想上不太明確。由於比較熟悉這方面的生活，總念念不忘地想把內綫鬥爭的人物和事件記錄下來。後來想到黨的內綫工作是一條隱蔽的戰綫（曾擬將小說命名為《另一條戰綫》），在這條戰綫上，由於黨的堅強領導，與其他的戰綫一樣，我們發展與壯大了自己，打擊或消滅了敵人，這才有意識地想表現黨在這一戰綫上的勝利。於是，我以野火喻作敵人的凶焰，以春風比作黨的力量，任你敵人的凶焰再高，燒不盡中國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。經過黨的春風化雨，受盡苦難的中國人民，終於取得鬥爭的勝利，被敵人蹂躪的中國大地，終於雲散煙消，晴空萬里，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。

小說主人公之一的楊曉冬，是個中級領導幹部。原想付給他高尚的革命品質，創造性的工作才能。初動筆時，也曾試着學習以前出現在我們文學作品里那些樂觀開朗、熱情洋溢、談笑風生的領導形象來寫。後來又沒從這方面多着墨，倒願意在某些生活方面把楊曉冬處理得嚴肅梗直些，想叫他把洋溢於外表的東西減少，含蓄在內心的情感增強。在處理他的戀愛問題上，即使銀環張開雙手趕過來準備接受他的熱烈擁抱，而他也只是摸了摸她的頭髮。我這樣寫是有一種想法的，即認為中國人表示愛情的習慣方式，不一定都是顯現於外的狂擁熱抱，眉目傳情也會心心相印。楊曉冬不會因此而削弱了對銀環的愛情，銀環也不會因此減少了对楊曉冬的敬愛。在表現楊曉冬他們母子之情的时候，也用了类同的手法。这些地方，我感到沒多大問題。但

在某些情节上（如他不同意調出高自萍）受了真实生活的束縛，沒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作艺术加工，沒有把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的境界。改写时，对楊曉冬的生活作風方面有所修改补充，并着重把舌战伪省长吳贊东、送首长过路智斗藍毛、反搶粮夜入伪商会等章节作了修正。

金环这个人物是作者把她从根据地送到內綫去的。这样性格的姑娘，在冀中广大乡村的青年妇女群里，确乎不乏其人。同金环这类人物的接触中，你当然要受一点“虐待”，但更多的还是受到“优待”。举个生活上的例子，比如你被派往她家吃飯，就見她把臉一沉說：“在俺家吃飯你就要倒霉啦，別想吃菜，就燜点小米干飯。”实則开飯的时候，有干的有稀的还有炒菜；說不定还从她哪个伙伴家里給你找两个老腌鸡子来。晚上你要出去开会，她吓人地說：“当心今天晚上把你冻成冰葫芦。”开会回来，你用手一摸，炕头热的燙手。我感到对小說里的金环，写了她性格中倔强、潑辣的一面。她对同志关怀体貼的一面写得不足，特別觉着她对梁队长“尅”的过分。同时，对于这一人物的某些情节的結構安排上也不够妥善。因而在改写时，特为金环增加了一章。突出了她对敌斗争的頑强机智，描繪了武工队和她唇齿相依的血肉关系，增强了她对梁队长和武工队員們的关怀体貼，刪掉了她同赵医生的某些生活瓜葛，从而也勾銷了某些人对她私人生活方面的不够諒解。

塑造楊老太太这个人物的时候，我研究了一些中外作品中的母亲形象，把她們作了分析比較，受到了不少启发，吸取了一定的营养。但我觉得学习旁人只是寬一寬思路，最重要的还是依据现实生活进行創造。于是回忆、想象了很多农村母亲的形象，諸如回民支队长的母亲馬老太太的形象，冀中“五一掃蕩”前

后掩护过我們的几位房东老大娘的形象。有些情节和性格特征上，确如史立德同志在本书座談会上讲的，也有作者母亲的形象。楊老太太的气质和故事，也是逐渐丰富的。初稿里楊老太太占的篇幅很小，甚至沒有让她参加工作，以后陸續增加了內容。定稿之后，偶尔看到《清苑县志》上載有母亲殉国的故事，有所启发，因而增加了楊曉冬母子阳台相会和母亲跳楼的情节。修改小說时，我感到楊老太太在政治上应该更强一些，把她的自觉性和政治見解又适当提高了。通过学习写作如上人物，更加感到毛澤东同志讲的“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創造，这是决不能替代的。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，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……”这些话，完全是真理。

銀环的性格跟她姐姐恰好相反，把不同性格的人物安排成姊妹或亲屬关系，为的是便于表现人物。銀环满腔热情对待同志，一心一意为党工作。她的某些脆弱和幼稚，是由于鍛炼不够，是前进中的缺点。这样的人在內綫工作里多是领导同志不可缺少的助手，重要消息她們先知道，重要文件归她們保存，重要人物的接头会面往往是她們作向导。我試着写了銀环的成长发展。但在小說終結时，她还不够成熟。相信在党的繼續培养教育下，她会逐渐变成勇敢坚强的战士。韓燕来、小燕、周伯伯，是內綫工作时相处过的战友，梁队长和漂子等是外綫并肩作战的同志。其中有真人真事，有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的虚构，更多的是把几个人几件事合攏概括在一起的。对这些人我是抱着同情共命运的态度动笔的。对于关敬陶夫妇，照样寄予了同情；这一点，讀者从他們夫妇一出場就可以看出来。有人认为关敬陶在起义时自願性少了，我认为关敬陶的起义，是在自願与强迫相

結合的情勢下產生的。

在敵人方面，寫了吳贇東、高大成等幾個不同的類型。原打算把吳贇東作為鬥爭的主要對立面，寫來寫去把這個偽省長給中斷了。這是因為我寫作之前，沒有比較完整的寫作提綱。腦子里閃耀了一些人，回憶和想象了幾件事，就率爾操觚地匆忙動筆了。結果有人被“大材小用”了，有些重要事又遺漏了，等到一鍋粥熬熟的時候，雖不適口也不好再加水米。看來要寫長篇作品，不能過於草率，應有成熟的創作準備，充分的想象構思，最好有詳細的寫作提綱，起碼也要有個故事梗概。

如果說偽軍司令高大成寫的比較活躍一點，這不單是由於北京解放前後我同原國民黨高級軍官有過不少接觸，還得感謝抗日戰爭時期在偽清河軍校作秘密工作的同志們。有關高大成的一些生動事跡，多是他們談完工作之餘擺龍門陣擺出來的。我感到寫反面人物不能偷工減料，必須用力刻劃，寫反面人物不僅是為了陪襯對比與烘托正面人物，反面人物本身也有獨立存在的必要。這是因為：一方面我們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，國外的帝國主義在瘋狂備戰的同時，不斷勾結反動勢力，偷伸特務黑手。寫出活生生的反面人物來，可以提高大家的警惕。另一方面，在中國人民滿腔熱情地建設社會主義的今天，讓青年人回顧一下歷史，知道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幾十年的革命鬥爭過程中，掃除了多少個什麼樣的历史障礙物，從而使他們懷念過去的艱苦鬥爭，更加信賴與熱愛我們的黨，更加熱愛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，因而發揮更大的干劲，用更高的速度建設我們的國家。

這本小說寫的是歷史題材，寫歷史題材（我指的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後近四十年的歷史題材）同寫現代題材一樣，就要寫出

党的領導与群众路綫，就得写出階級斗争和階級的命运。写历史題材要合乎历史的真实性，違反历史真实或任意更动历史都是不能允許的。更重要的，我认为写历史題材的时候，眼光要看准今天，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設服务，要选择对今天有教育意义的内容，要使作品里洋溢着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感情。所謂时代精神与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感情，用当前常用的話来解釋，就是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，就是把方便給人、把困难归己，見困难就上、見荣誉就让的优秀品质，就是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出来的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風格。在历史題材的文艺作品里，如果閃耀不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来，作品的思想性必然大受影响。可惜，《野火春風斗古城》在这个极端重要的問題上，表現得非常不够。

这次修改本中，正面添补了一些情节，充实了一些描写。使地下斗争力量有了复綫，避免孤軍作战。修訂了某些不妥善的爱情糾葛，改变了某些偶然与巧合的情节。修改后的面貌如果說比原本有了进展，得感激帮助与关心我的同志，是他們不厌其烦地从多方面发表評論文章、組織座談，写信鼓励批評，从巨至細，提供了很多宝贵又中肯的意見。借着修改本出版的机会，我向这些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謝。

一想到感謝同志，就必须首先感謝我們亲爱的党。写这本小说完全是党的培养和党的百花齐放政策的感召，书中的内容是党領導人民創造的事业，今天得到大家的帮助，更是由于在党領導下的社会才能够做到。沒有共产党就沒有一切革命的文艺作品，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的一切。

生活在偉大的毛澤东时代，作一个中国人是多么光荣多么值得驕傲呵！在共产党领导下，作任何工作，都是心情舒暢、笑

逐顏开，都有光明辽阔的前途。我个人多年受到党的严父般的教导、慈母一样的爱护，整个身心都蒙受着党的恩澤，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。在这大跃进大飞騰大变革的时代，要下决心爭取写出較好的作品来，报答党的培养和同志們的关怀。

李 英 儒

一九六〇年五月九日于首都百万群众
反对日美軍事同盟游行示威声中

第一章

深夜时分，在一条羊肠小路上，老梁领着杨晓冬政委在快步走着。老梁穿一身青色粗布棉衣，腰间系着红色牛皮带，上面斜插着金鸡圆眼大机头的盒子，棉衣瘦得裹身，两个袖口挽的挺紧，加上他那矫健而轻快的步伐，使人感到他是个手脚利索头脑灵活的人，打起仗来准是把好手。

他一路上老是拉开杨晓冬政委一段距离，为的是能在前面侦察情况；遇到意外，免得他所保护的首长遭到危险。

起初，他们踏着冰硬的小路；后来，又踏着路旁的衰草。将要进村的时候，躲开笔直的大道，钻进村旁的树林。林木大多是榆、柳、桑、槐；树叶早已脱尽，光秃秃的枝桠，杂乱地伸向天空。老梁蹲下来听了听，四下没有动静，便站起来，照旧拉开距离，朝村庄走去。当他刚要横跨过路的时候，听见有人喊叫：

“站住！什么人？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老梁反问时，发现前面村头路口趴下五六个人。他象狸猫般敏捷，一个箭步窜到道旁一棵大树背后，趁势拔出腰间的手枪。

这些动作，更使来人紧张，但他们仗着人多势众，又敢对面是孤身一人，便放开胆量，“浑小子，也不打听打听你到了什么地方，这是东亭镇！”

听说东亭镇，老梁知道来的必是一帮特务。这些家伙，黑夜里成群外出，说不定又要干些伤天害理的事。于是一股怒火涌上心头：“龟孙子们，你们眼瞎，耳朵也瞎，没听说过姓梁的神枪手？”

“你是武工队的梁队长！”为首的特务发慌了。

“正是他老人家！”艺高胆大的老梁，并不把这些人放在心上。

“不要耍蛮，我们有一个班，你占不了便宜。”另一个特务壮着胆子说，偷偷抬头看梁队长身后有没有伙伴。

“梁队长，今天狭路相逢，可是碰巧的，我们可不是专找你的麻烦，依我说，双方都有公事，咱们两方便好不好？”为首的人又说。

“那你们必须赶快退回去，今天通夜不许出门！”

“我们可以退回去，君子一言为定，可不许背后开枪。”特务们夹着尾巴走了。

这一段谈话，杨政委听得十分清楚。心里暗想：“只当他是普通的警卫交通员，想不到他在敌人面前还有这么大的声威呢。”

在村外停了几分钟，他们从另一条道进了街。街口有紧闭着门板的商店，有散发着药味的中药铺，小贩摊的货架，打铁的风箱都摆在露天里。杨政委站在一家写着“骡马大店、草料俱全”的屋檐下，等着老梁去找向导。不久，老梁象押犯人一样，把个伪保长押了过来。这个家伙，嘴里直嘟囔：“光是带路，我另派个

人不行嗎？”

“別說廢話！”

出村不遠，就看到封鎖溝，他們踏着棉花地朝溝邊前進。棉花秸槎早風干了，枝杈上還偶爾挂着雪白的棉桃，想是辛勤種地的主人，為了避免招惹是非，草草收割，把它們拉下來的。偽保長邁上溝沿，指着深不見底的封鎖溝說：“兩丈多深，直上直下，哪能過呢，等到天明，化了裝從炮樓口走吧？要不，插翅也飛不過去。”楊政委走過來，想對偽保長作動員說服工作。梁隊長作了個制止的手勢，扭轉頭說：“爬溝、過樓任你挑，出了差錯，這第一顆子彈是給你準備的。”偽保長无可奈何，說炮樓附近溝淺，也能通行，就怕被敵人發覺。梁隊長說不怕，叫他領路奔炮樓走。接近炮樓處，果然溝淺，且有行人踏踐的小路。這時可以清楚地看到炮樓里的掛燈。偽保長帶着發抖的聲音說：“同志們听，樓上正打牌，趁這機會，你們快過吧！千萬別出声响。”梁隊長根本不理睬他，先幫助楊政委過路，在背靜地方給他找了休息處所，返身扒住溝沿，突然亮開嗓門喊：“偽軍們听着！現在，抗戰進入第六個年頭了，你們還給鬼子當看門狗呀？我今天挺忙，只說兩句話：你們已經對人民做下了壞事，趕快低頭認罪，給自己留個下場，要再執迷不悟，留心武工隊的神槍。”話音未了，他舉槍啪的一聲，那盞明亮的掛燈給打滅了，炮樓上吓的死一般寂靜，偽保長伏在封鎖溝對面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楊政委稱贊說：“好准的槍法呀！”

老梁有些得意，說：“將來叫我遇見敵人大頭面人物，照樣這麼一槍。”

不知什麼原因，過溝之後，老梁的步子越來越快了。經過一段急行軍，一個村庄出現在眼前。這時候，寒風比以前更加刺

骨，远远地听到时隐时显的鸡声，大地漂浮着一层水雾，村庄被烟霏弥蒙着，好象浸沉在水里。月亮从雾帐后面升起，红晕晕的，活象誰从东方地平綫上挑起个大红灯籠。这个村庄的出現，使梁队长止不住的高兴起来。过沟之前，他几乎整夜都沉默无言，現在，話板多了。楊政委知道这儿不是老梁的故乡，老梁为什么这么高兴？可能是因为冲过了封鎖綫？

他們从北面进了村。西高坡上有矮矮的三間土房，周圍用秫秸堆砌。若不仔細看，不曉得这里还有人家。老梁很熟悉地搬开两个秫秸捆，照着山牆，按照暗号敲击。敲到第三遍时，听見女人的輕輕咳嗽声。時間不大，門开了，一个头发蓬松手掩襟怀的女人，把他們让进去。梁队长領先朝里走，到屋之后，象在自己家里一样，伸手摸出火柴，点亮灯，看了看炕上睡得正香甜的孩子，然后扫了扫炕，拉下条棉被，叫楊政委上去暖和一会儿。楊政委确实疲乏了，剛躺下，眼睛就睜不开了。朦朧之际，听到外間有說話的声音，声音低而沙哑。他竭力尖起耳朵，听到下面的對話：

“我在这儿休息一天，行不行？”說話的口气，好象小学生向老师請假。

“不行！”女人說的挺干脆。

“那你可得早些过路去呀。”

“急什么！等我把这位首长送到內綫以后再說。”

“孩子能带过去嗎？放在这边沒人照管哪！”

“这些問題上你少操点心。拿着个男子大汉，偏这么婆婆媽媽蝎蝎螫螫的。”

楊政委奇怪了。这是梁队长同女房东在交談嗎？想起老梁同志在路上喝退特务枪打炮楼那股威严雄壮的勁头儿，为什么

在这位女同志面前这么服服贴贴的？正捉摸着，他们进屋来了。梁队长发现楊政委沒睡觉，表情有些不自然。一面叙說周圍的情况，并給他介紹这位女同志，說她的名字叫金环。楊政委說自己叫楊曉冬，趁着說話，一面向金环瞥了一眼，見她年紀不过廿四五岁，面色微黃，身材纖瘦，两眼显得聰穎机警，但是隱藏着潑辣和傲气。金环知道客人的身份职务之后，很大方地同他說話，說她家里只有她們母女两人，沒有多余地方，希望首长不要見外，就睡在炕的那头。并說这地方已近敌区，不象老区边沿經常拂曉被包围，可以放下头睡。万一敌人来查，她笑着說：“你就說是俺孩子的爸爸，新从外面回来的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客人有点犹豫，偷眼瞧了一下这条不太寬敞的土炕，炕上要睡三个人，其間隔就不大了。梁队长看到他的神情，解釋說：“都是自己的同志，沒說的。你請安歇吧，我該走了。”楊政委冻得还在发僵的手，被梁队长攥的麻酥酥的。

女主人送梁队长出去，很久沒回来。楊曉冬也不能入睡，生活变的这样快，使他脑子里一时轉不过弯来。三天前，他以地区团队政委兼县委书记的身份，在靠近津浦路的一个重要县份，召开县区党政軍民負責干部的联席會議，由他傳達上級党对一九四三年的工作指示。會議還沒开完，接到地委机关轉来的加急电报，要他立刻接受新的工作任务。到了地委机关，地委书记說，上級决定調他搞城市工作。他提出把会开完再走，不料接他的这位老梁同志立馬追風要他动身，声言要他去見軍区的肖部长。两天三夜，从津浦綫来到三百里外的平汉綫，来到敌人統治下的省城的边沿。这座省城，曾經磨炼过他的青春；这儿几十里外的千里堤旁，曾是他出生的故土。多少往事啊！他正要从头回忆，身旁的小孩翻身咬牙挑被，这一来，把他的思路打断了。看了看

俊俏的小女孩，輕輕給她捺了捺被角。這時候，女主人還沒回來。根據剛才他對他的態度，作了一些沒有根據的猜想，多少有些不放心。後來想到老梁那句：“都是自己的同志”的話，才肯定了女主人的政治身份。“同志”是多麼親切的稱呼啊！靠近敵區遇到同志身份的人，說明黨對他已經做了妥貼的安排。心里一舒服，就睡着了。

輕微的拉風箱聲和燃燒豆秸的嘩剝聲，把楊曉冬驚醒了。他輕輕翻轉身，隔着半撩起的門帘，看到灶門吐出的紅亮煙火。火光映照下，女主人比昨天夜里鮮氣多了。若不是她攔腰系着白圍裙忙來忙去的淘米切菜，你不會認為她是家庭主婦，倒象是一位盛裝的客人。頭髮早已梳得整齊淨亮；凸鼻梁，長型臉，臉上擦了一層白粉，再不顯微黃。眼睛比昨天夜里更加明亮。上身穿的是銀灰薄棉襖，下身是藏青棉褲，腳下穿的是白夾鞋。從舉止到服裝，給人的印象是：身材適中，衣服可體，走路輕靈。處處顯得洒脱干脆。

楊曉冬急于要同這位聞名未見的肖部長會面，草草吃了早餐，就催金環出發上路。金環說：“別忙，先向你交代清楚。比政治，我服從你的領導；走路進城，你得聽我的。”楊曉冬點頭應允了。他們要去的地方，是偽軍駐扎的河頭鎮。今天正逢四九大集。按照金環的意見，楊曉冬換好便服，抱着小窩兒；金環提着小包袱，打扮成夫妻走親模樣。沿着集鎮大道，兩小時以後，走到了河頭鎮的東寨口。寨口蹲着兩個凍狗似的偽軍。金環回聲囑咐說：“沉住氣，偽軍不比特務，他們多半是有眼無珠的。”不料行至跟前，凍狗拿槍擋住金環，調皮尋隙地問她往哪兒去。金環說是回娘家去。偽軍用猥褻的腔調指着楊曉冬，問她：“是一對嗎？”金環把臉一沉，說：“誰家沒有男婚女嫁的。”說着，拿出自己

的“良民证”来。伪軍們放他們进入寨口之后，金环有些显示自己地对楊曉冬說：“凭他們这两条看門狗，想咬人哪！气恼了我，找他們頂头上司，把狗日的飯碗敲掉萎！”

喧嘩嘈杂，似乎要把村鎮架到空中似的。楊曉冬蹲在一家冒着乳白蒸气的豆腐脑棚子旁边，等待金环的消息。中午时分，金环从人群里钻出来，朝楊曉冬点点头。后者跟着她，穿街过巷，走到一所很僻靜的宅院里。金环說：“事情变化真快，肖部长前天已經走了。他給你留下一封信。”

信是毛笔写的，字体很熟，写着：

曉冬，我亲爱的老战友：本想与你作彻夜长談。昨晚，接到平原区党委来信，要我参加一个紧急會議，因而只能笔談了。

我俩一别九年，你的消息，石沉大海，为寻找打入省城搞地下工作的社会力量，我查看县团以上干部档案，无意之中，发现了你的名字，我是多么高兴啊！这项工作，要算你是最好的人选了。当即发电报請示。軍区党委批准了我的建議。这就是說，党要求你，从一个曾經任过团政委現任县委书记的领导干部，立刻以失业市民的身份，打入到敌占区去。組織配备給你的兵馬并不多：外綫由城郊武工队梁队长援助你，金环負責外綫交通員。这种交通員至少要有两名。我們建議請伯母大人担任这一角色。你如同意，希望你順便回家看看她老人家，并动員她参加这一工作。地方党委认为她在政治上是很可靠的。內綫力量有高氏叔侄。高老先生的合法身份是參議。他侄子高自萍在伪市政府工作。給他們作交通联系的人叫銀环（她是金环的胞妹，她們姐妹都是黨員）。此外，我想你應該找到老韓同志的后代，看他們是否还住在省城。你就依靠这些力量，去同省城的三个敌伪头子：多田总顧問，伪省长吳贊东，伪治安軍司令高大成和他們率領的全部敌特人員作战。对你來說，敌人是强大的，更是凶惡的。但應該知道，真理和正义在你們一边，你們背后有党和人民的支持。